



103
砂勝越星座詩社
文藝雙週刊
P.O. BOX 1286
93726 KUCHING.

吃掉她業已萎縮的心臟。
拿起筷子，曖昧地
他思考著，像一名精於分析的解剖學專家
形式上的象徵意義……
一魚體的複雜構造確實富有

何況沒有證據
在水中，流淚也無法使海水漲潮
而且悲傷哭泣是枉然的
是的，太遲了……我和所有的魚同意著，

「這明顯是一齣無聊的遊戲……」她想。
正迅速溶解、消毀……
看見裏在傷口上的鹽晶
她在鏡中翻了一個身醒來
你就這樣遺忘了嗎？」

「然而我們在水中若即若離的愛戀你就這樣
無法消化，在小腸間隱隱作痛……」她想。
那些纖維粗大的情意結
彷彿具有無限誘惑和歧義的餌，却發覺
且盲目地一口吞下
割著夢一般驚喜的鱗
在水中，當她尾隨而來

「彷彿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她想。
雙手緊握著微微欲折的釣桿，那時……
立在岸邊，模樣虔誠像一名朝聖者
他可能早有預謀……

「他明顯是一名狠心的登徒子……」她想。
類似悲傷而抽搐的顫動
因為灼熱，意識牽引了身軀
在鏡中，水蒸氣正消毀被擊傷的證據
許多鱗片業已脫落
無法用雙順暢呼吸
就此，她無法天真地做夢了

如何謀殺一隻 閉目魚

李笙

重讀林鐘德系列後現代主義詩作後

在遊戲與被遊戲的樞紐間……
統治機械、文明、上帝
即刻宣佈我們是唯一的主宰
而現在已告墮落的人類
在地球上存活著原本是主體
即刻宣佈瓦解、摧毀
現在，所有的語言文字——我們
於是——

成為反證人類存有的虛構歷史
反過來，擊沉了思考的艦艇
脫離了一切生命的思維
於是僅僅成為毫無意義的騷音
諸如標準公理正義人道戰爭和平等等
放之四海皆準的後設語言——
無法創造一種
無法不敲破腦袋、擲筆嘆息
包括語言學家也無法一一洞悉
複雜、抽象、充滿歧義、不可述說……
我們恆以千千萬萬的假面掩飾：
我們恆以千千萬萬的符號存在
那麼人類無法藉語言溝通也將成為事實，因為
那麼一場核爆的發生將成為事實
預設的偏見
先驗的觀念
常常浮出水面，截擊
與不可知的盲點的潛意識汗洋中
隱匿在人類的矛盾與衝突
那麼語言文字一直扮演著水雷的角色
如果建構與毀滅是遊戲規則的循環
如果戰爭是無法擺脫的宿命

以人類為中心主體的世界……
迅速進行解構
這與生俱有的空隙、裂縫
呵！我們終於找到了
當人類正運用燦爛的文字思考……
一片即使慾望與權力也難以攻佔的留白
這三個意象的中空里汨汨地溢出
森林、洞簫、車輪

文字遊戲宣言

李笙

我，真的睡了。
胡亂成眠
我躲進格子裏
里面有妳底溫柔
畫一個四方格子
只好拿起畫筆
別無他法
於是，我別無他方
就連黃葉子都晒了
(怎麼
舞亂馬路上底憔悴
如何風又起
的寂寞
容不下我過多
家，太好了
只因我是詩人的孩子
別問我為何不回家

敲打著我底心事
還有一串童年的笑聲
有一襲落陽的向晚
長長的街道
常孤寂得落寞
我是詩人的孩子，所以

陳劍。

「心事」

小雙在布店

小雙，在布店，當媽媽為你買布
我看看你，一身白裙，蹬一雙小白鞋
一步一步，走前去，沿著長長的甬道
那長長的甬道啊，一卷一卷的布在兩旁招展
這一邊是花花綠綠，那一邊是綠綠花花
你小小的手輕輕掠過，喜孜孜一路走著
你感覺那花花綠綠的艷麗
你感覺那綠綠花花的誘惑嗎？
我看看你，你要走的路真的很長
你還要走多久呢？我真擔心
擔心你會摔跤

一雙，在這一端，我輕輕喚你
你在那一端，緩緩回轉身子
背看光，雙手推開兩邊花綠
一聲「爸爸抱！」，你飛奔而來
我急急抱你入懷，看你甜甜一笑，貝齒皓皓
白裙襟上那朵粉紅的花，還開得清新
我心頭一寬，感覺你真的長高了
來，寶貝，讓我們一起找媽媽去
媽媽會為你尋找，不管天涯，不管海角
終要為你找到，最美麗最清純的一疋
雪花白，好縫製一件心靈的寶衣
伴你一生一世，喜孜孜地
走那色彩繽紛的長路
不怕摔跤

林武聰 91年3月寫於古晉



人世間

在報上讀到一段新聞，說倫敦有間家具店，名曰 ONCE A TREE 曾是樹，非常之詩情畫意兼發人深省。我便向吾友老曾先生獻計，教他把肉擲正名為「曾是豬」，即標新立異，以廣招徠，又有助於實現一個書香社會，善莫大焉。誰料他不但沒有表示感激，還說了些「你跑遠一點」之類的話，十分有傷我心，令人遺憾。噫，橋歸橋而北為枳，枳子若無知，本身恐怕也會不高興。寫作者有那偶爾就被人看出有「別人的影子」，這只是一個過程。就像賽車手說的那樣：你須緊跟前一輛車，逗留在那車後的真空裡，然後超越它。
。這期刊出三個詩人的作品，三個都不必我來哇哇哇哇介紹。他們的詩也不必。我只是覺得，這三個人的風格，恰似人生的三個過程。文學的美妙，可見一斑。
葉綠素